

第一章 重獲新生

陸瑤沒想到，她這麼年輕就要死了。

她不過十八歲，剛成親兩年，就這麼被人使計推到了湖裡，她想呼救，冰冷刺骨的湖水卻漫過口鼻，一點點將她吞噬。

寒冬臘月，湖水冷得刺骨，四肢沒多久就沒了知覺，閉上眼睛的那一刻，她彷彿看到了魏雪馨嘴角似有若無的笑，但她沒功夫細想，就沉進了水裡。

嗆水的滋味並不好受，周圍的一切都變得模糊，恍惚間，她似乎聽到了魏雪馨驚慌失措的呼救聲。

真想救她，又豈會等到現在？

陸瑤眼底閃過一抹嘲意，恨自己識人不清，也恨自己偏聽偏信，虧自己一心把魏雪馨當成好姊妹，結果對方卻想要她的命。

縱觀她這一生，真真是可笑至極！

她出身鎮北侯府，是三房唯一的嫡女，在京城貴女中是眾星拱月般的存在，成親前，就是個在蜜罐中長大的小姑娘，嫁的又是長平侯府的嫡長子，她的親表哥，不知道豔煞多少旁人。

然而，現在她就要死了，甚至沒人知道她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嫁給了大表哥。

若能重來一次……

還未想出個好歹，陸瑤便失去了意識，厚重的貂毛大氅帶著她徹底沉入湖底，她五官精緻，一頭烏髮在水裡鋪散開來，襯著盤金彩繡棉衣裙，美得驚心動魄。

永和七年。

外面雷雨交加，風呼呼的刮著，樹枝搖曳間，無比陰森，明明是晌午時分，天氣卻黑得嚇人，竹林軒內也一片死氣沉沉，讓人莫名喘不過氣，只因一貫溫和的蔣氏發起了脾氣。

丫鬟、婆子們跪倒一地，她們心底清楚三姑娘若是挺不過來，自己只怕也難逃一死，恐懼、擔憂緊緊籠罩在心頭，卻沒人敢開口求饒，聽完大夫的話，膽子小的當即哭了起來，卻不敢發出聲音，只有死死捂住了嘴巴。

趙嬾嬾淡淡掃了她們一眼，歎了口氣，按捺住心中的焦急，心神又放在蔣氏身上。蔣氏已經哭過幾回了，一雙眼睛像被水洗過一般，溢滿了哀痛，想到大夫說女兒若沒能挺過今夜，只怕不妙的話，她就痛徹心扉。

她的瑤瑤才十四歲，怎麼可能挺不過去？望著女兒慘白的小臉，蔣氏一顆心像被刀絞一般，眼淚又不受控制地砸了下來。

她只有這麼一個女兒，平日裡都是放在心尖上疼寵著，唯恐她有個頭疼腦熱，誰料卻不小心落了水，接連兩日高燒不退，臉色也白得嚇人。

蔣氏怕極了，唯恐女兒再也醒不過來。

整個竹林軒一片哀痛，連老夫人丁氏都被驚動了。

聽完丫鬟們的回話，丁氏嚇得差點背過氣，她平日裡最疼陸瑤，這丫頭若真去了，

真能要了她半條命，大夫人秦氏平日裡恨她偏心，這會兒見她悲痛難抑，心底也忍不住有絲同情。

「娘，瑤丫頭一貫是個有福的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她肯定會沒事的。」

丁氏不願聽秦氏多說，她下了軟榻，朝丫鬟竹心擺了擺手，想親自去看看陸瑤。外面風雨交加，傘都撐不開，她年齡又大了，丫鬟們自是不敢冒險，一個個面露為難，嬾嬾勸了又勸，也沒能勸住她，好在這時，竹林軒又傳來了好消息，說陸瑤醒了過來。

丁氏念了一句蒼天保佑，雙目閃爍著淚花，一時間竟喜極而泣。

竹林軒內，陸瑤緩緩睜開雙眼。

她意識尚未完全清醒，目光也有些渙散，還沒理清思緒，蔣氏就牢牢將她抱進了懷裡。

之前蔣氏還不敢放聲大哭，這會兒見女兒醒了，再也控制不住，邊哭邊摟緊了陸瑤，恨不得將她揉進骨子裡。

「妳再不醒，娘真要被妳嚇死了。」

陸瑤被她哭得有些懵然，虛弱地抬了抬手指，想摸一摸她娘的臉，可惜蔣氏抱得太緊，她幾乎無法動彈，聽著蔣氏的低泣聲，陸瑤才逐漸想起之前的事兒。

她被魏雪馨喊到了水榭裡，隨後就落了水。

自己這是被救了上來？

落水前的痛苦再次襲上心頭，陸瑤單薄的身軀不受控制地顫抖了一下，這次她倒要看看魏雪馨要怎麼裝！

陸瑤抿了下唇，四處看了一眼，這才發現大表哥跟魏雪馨竟然都不在。

她的目光從驚喜交加的趙嬾嬾，滑過一屋子丫鬟，再到屋內的擺設，終於察覺出不對勁來。

紫檀色魚戲荷花鏤空博古架、金絲楠梳妝台、房間內一景一物無一不眼熟，這地方分明是她未出嫁時的閨閣。

莫非是娘將她接回了陸府？

她目光下移，卻看到一張讓她震驚的面孔，房間內跪了不少丫頭，其中一個赫然是早已死去的丫鬟兮香。

兮香是個命苦的姑娘，年紀輕輕就香消玉殞了，兮香死時，陸瑤不過十四歲。

乍一看到兮香那張清秀的面孔，陸瑤驚訝不已，目光忍不住落在其他丫鬟身上，這才發現不僅丫鬟們的模樣有了變化，她娘好像也年輕了一些，眼角竟然一絲皺紋都沒。

陸瑤慌忙拉住了蔣氏的手仔細瞧了起來。

永和八年時，她娘的手被開水燙了一下，面積有些大，她爹雖然找了不少好藥，最終還是落了疤，可現在她娘白皙的手上卻沒有一絲痕跡，光滑得很。

陸瑤伸手搓了兩下，還是什麼都沒有。

見女兒抓著自己的手愣愣出神，蔣氏心底有些不安，止住淚，伸手去摸她的額頭，

「瑤瑤？」

陸瑤仍不可置信地盯著蔣氏的手，整個人震驚極了，慌忙抬起頭，焦急道：「娘，今年是永和幾年？」

「永和七年啊，妳這丫頭，怎地落個水就糊塗了？」

永和七年，她才十四歲，還未出嫁，兮香也還沒死。

陸瑤神情有些恍惚，她真的重活了一回？

「瑤瑤？」

蔣氏被她呆滯的模樣，嚇得心跳都要止住了，連忙扶住女兒的肩，聲音也帶著一絲顫抖，「妳是哪裡不舒服嗎？妳不要嚇娘啊！」

望著母親關切的目光，陸瑤終於回了神，她再也忍不住，眼淚順著白皙的面頰滾落下來，撲到她娘懷裡哭了一場。

自打成親那日，發現大表哥跟魏雪馨早已珠胎暗結時，陸瑤就想回家，這會兒被蔣氏摟在懷裡，她滿腹的委屈終於爆發了，哭得難以自抑。

蔣氏無比心疼，拍著她的背安撫，聲音十分溫和的哄，「瑤瑤不哭，沒事了，真的沒事了。」

蔣氏一向溫柔，聲音讓人聽著很舒服，聽著她的低哄，陸瑤慢慢止住了眼淚，揚起了小臉，「娘，爹爹呢？」

「還真嚇傻了不成？連妳爹去保州剿匪的事也不記得了？」

陸瑤摟住蔣氏的腰，小腦袋蹭啊蹭，似乎怎麼都撒嬌不夠，「現在想起來了。」

永和七年她爹確實去剿過匪，看來她真是回到了四年前，記得她爹才剛領了聖旨離開京城，因為聽說了她落水的事，當即急吼吼趕了回來，見她醒來了，才又去保州。

因為這事，京城裡不少姑娘都羨慕她有個疼她的爹。

蔣氏只當女兒嚇壞了，根本沒察覺出她的異常，摸了摸她的小腦袋，語氣滿是愛憐，「想爹爹了？」

陸瑤點頭，賴在她娘懷裡不願意起來。

自打成親後，她回娘家的次數屈指可數，怕她娘擔心，那些亂七八糟的事又不好說，好久沒跟娘這麼親近了，陸瑤心底滿是歡喜。

病了兩天，她整個人消瘦不少，一張小臉只有巴掌大，身上也沒什麼肉。見她跟隻小貓似的使勁兒往自個懷裡鑽，蔣氏心底軟成一團，原本還怨她貪玩才會掉進水裡，想好好斥責她一番，這會兒又捨不得說一句重話了，一回想起先前的驚恐，心底仍止不住的後怕，摟住她又默默垂淚。

陸瑤一貫是開朗的性子，哭了一場，心底的憋悶就消散了，見她娘又哭了，一時沒忍住，笑了起來，「娘，您怎麼又哭了？我這不是沒事嗎？怪不得祖母說我是小哭包，八成隨了您。」

陸瑤話音剛落，陸行凱就大步走了進來，他生得人高馬大的，五官十分冷硬，氣勢也很逼人，聽到女兒的話，他緊繃的心才總算放鬆了下來。

放在平日，聽了這話，他定要數落女兒一句沒大沒小，這會兒卻格外慶幸能瞧見

她這個模樣。

因是冒雨趕回來的，陸行凱身上全濕了，怕將寒氣凍著女兒，他並未靠近。

陸瑤驚喜地抬起了頭，「爹爹，您回來啦！」

她已經好久不見爹爹了。

上一世，她成親沒多久，邊境便再興戰事，她爹披上戰袍，一走就是兩年，連過年都沒有回來，直到隨著襄王再次打了勝仗，可惜陸瑤根本沒等到凱旋的他進京便死了。

一想到爹爹歸來後發現自己沒了該有多傷心，陸瑤便止不住的難過，眼睛又忍不住紅了。

陸行凱見女兒哭了，心疼不已，他不會哄人，只是笨拙地道：「爹爹在，瑤瑤不怕。」

陸瑤重重點頭。

蔣氏清楚他定是聽聞女兒落水的消息，放心不下才趕回來的，不由道：「瑤瑤已經沒事了。你怎麼回京了？也不怕聖上怪罪。」

陸行凱道：「無事。」

陸行凱前幾年在戰場上受了傷，身體大不如前，此次去剿匪，他並非主將，不過是出謀劃策而已，一日不在也無妨。但他有令在身，不好過多耽誤，見女兒無礙，便又匆匆離開京城。

他走後沒多久，院子外面兩個少年疾步而來，他們不過十七八歲的模樣，走在前面的少年穿著一身月白色鑲金邊的錦袍，他身材高大，面容冷峻，清俊的臉上帶著一絲擔憂，正是陸瑤的大表哥蔣靖宸。

後面緊跟著的是陸瑤的哥哥陸鳴，他比蔣靖宸小一歲，同樣俊美不已。

這個時辰他們本該在學堂讀書，可由於惦記著陸瑤落水的事，才再次向夫子告了假回來。

守在門口的丫鬟看到他們，朝屋裡通報了一聲，「夫人，少爺和表少爺過來了。」

聽到表少爺三個字，陸瑤的臉一下白了，白皙的小手下意識揪緊了身上的棉被。想到魏雪馨一次次的算計以及她與大表哥的骯髒事，陸瑤眼底閃過一抹冷意，說她錙銖必較也好，牽連無辜也罷，她是沒辦法再像以前那樣對他了。

陸瑤將自己裹在了被子裡，聲音悶悶地道：「娘，我想睡會兒。」

蔣氏溫柔一笑，摸了摸她的小腦袋，「還在跟哥哥生氣？」

陸瑤這才想起來，落水前，她剛跟哥哥鬧了脾氣。

她打小喜歡作畫，爹爹一向寵她，特意請了有「畫聖」之稱的蜀山居士來教她，自四歲啟蒙，學了十年，如今也算學有所成。

那天她去書鋪買宣紙時，發現自己的畫竟然在鋪內出售，盤問了一番才知是自家哥哥缺銀子，將她的畫賣到了此處，蔣氏後來也知道了這事。

陸瑤從被子裡露出小腦袋來，搖了搖頭，本朝民風開放，她的畫拿出去賣不算什麼大事，只是她心疼那幅畫，才生哥哥的氣，可對重生的陸瑤來說，這事情她早就不生氣了。

「我只是累了。」

以為她口是心非，蔣氏捏了捏她的臉。

「娘！」陸瑤捂著臉頰，嬌嬌地瞪眼，眼波流轉間，清泉般的眸子恍若會說話。蔣氏心軟成一團，笑著收回了手，「妳生氣也是應該的，妳哥這次確實過分了，娘替妳做主。」她替陸瑤掖好被子，「妳先睡會兒，醒了再說。」

陸瑤點頭，小臉埋進被子裡，還不忘叮囑道：「娘要罰就罰他銀子，不然哥哥不會長記性。」

還說不記仇。蔣氏有些好笑，「知道了。」

陸鳴跟蔣靖宸剛來到屋前，蔣氏就走了出來。她身上著一件雲紋聯珠對孔雀紋錦衣，頭上挽著靈蛇髻，斜插一支羊脂玉簪子，端的是雍容華貴。

蔣靖宸仔細打量了姑姑一眼，見她眼睛雖然紅腫，神色卻好了不少，心底鬆口氣，向姑姑問了聲好。

對這個侄子，蔣氏一直很喜歡，溫柔道：「快坐吧，下這麼大雨怎麼又跑回來了？」

陸鳴焦急地抓住了他娘的胳膊，「娘，妹妹究竟怎樣了？」

蔣氏瞪了他一眼，「人是醒來了，她的那些畫你真賣掉了？」

她生性溫婉，連發脾氣聲音都柔柔的。

陸鳴雖然不怕她，卻也清楚自己這回確實荒唐，認錯的態度十分好，「娘，我已經知道錯了，下次絕不再犯。」

見他確實有了悔意，蔣氏沒揪著不放，只道：「這次就罰你兩個月不許領月銀，看你還長不長記性。」

陸鳴哀嚎一聲，他本就缺銀子花，這不是要他的命嗎？他朝蔣靖宸使了使眼色，想讓大表哥幫著求情。

蔣靖宸卻無動於衷，神情始終淡淡的，「不經瑤瑤允許就擅自賣掉她的畫，只罰你兩個月月銀，已經是姑母手下留情了，依我看——」

「幸好不用依你看，瞧這偏心偏到哪兒去了。」陸鳴噴了兩聲，打斷他的話，語氣酸溜溜的。

蔣氏看得好笑不已，外面雨勢不小，他們過來時雖然撐著傘，肩上仍舊濕了一大片，她瞧在眼底，多少有些心疼。

「瑤瑤睡著了，你們倆先去換身衣服，等會兒再去看她，別瑤瑤還沒好，你們又患了風寒。」

外面打了雷，雨聲也不小，陸瑤聽不清他們的對話，她垂下了眼眸，長長的睫毛忍不住顫了顫。

魏雪馨是她二舅母的親侄女，父母故去後，一直住在蔣府，她時常去蔣府找表哥表妹玩，也見過魏雪馨不少次，時間久了便熟悉起來。

誰料成親那日，她卻得知魏雪馨懷了身孕，孩子是蔣靖宸的！

這個消息，對陸瑤來說，不啻於晴天霹靂。

雖然蔣靖宸再三解釋，他跟魏雪馨只是酒後失德，這件事卻成了陸瑤心底的一根刺，若不是外祖母身體不好，受不了一點刺激，她早跟蔣靖宸和離了。

她恨大表哥明明做了這麼荒唐的事，還試圖隱瞞，若是他一早就找她認錯，看在從小到大的情誼上，她未必這麼厭惡他。

陸瑤本以為自己會睡不著，誰料不知不覺就睡了過去，等到她睡醒，丫鬟就過來通報陸鳴兩人來探望她。

陸瑤清楚不可能一直躲下去，在兮香的攙扶下坐了起來，「讓他們進來吧。」

一個是親哥哥，一個是打小便有婚約的大表哥，陸瑤的閨房他們來過不少次，自然不陌生，兩個少年被丫鬟引進了裡間，蔣靖宸一眼便看到了陸瑤。

床上的少女上身著一件金邊琵琶襟外襖，下身是月牙鳳尾羅裙，一雙眼眸盈盈似秋水，小小年齡便已清麗無雙，由於落水的緣故，還多了一分病態的嬌美，即便是看著她長大，此刻他都忍不住恍了下神。

察覺到他灼熱的視線，陸瑤呼吸微頓，紅唇不由自主抿了一下。

陸鳴雖然還有些不好意思，但他臉皮一向厚，外表完全看不出一點局促，反而親暱地走過去，揉了一把她的腦袋，「真是笨死了，走著都能掉進水裡，還好人沒事。」

陸瑤瞪他一眼，神情懨懨的。

蔣靖宸仔細瞧了瞧，又靠近了些，伸手去摸她的額頭，「還是不舒服？」

陸瑤側了一下腦袋，不想被他摸，抬頭看了他一眼，神情淡淡的，「大表哥，我都這麼大了，不許你再摸我的頭。」

蔣靖宸眼底閃過一抹疑惑，察覺到她的冷淡，只當她身體不舒服，便笑了笑，「好，大表哥不摸就是。」

他這一副樣子令陸瑤莫名有些煩。上一世也是如此，這人看上去好像凡事都可以順著她，殊不知……

陸瑤忍不住冷笑，雖然氣他，但那些事現在還沒有發生，就算她再惱也不能無故發作。

顧慮她身體不舒服，陸鳴他們沒多待，說了兩句話，便打算離開了。

走前，蔣靖宸還從懷裡摸出一小包果脯，放在桌子上，他每次來都要給她帶些小零嘴，陸瑤以前很喜歡，但前世成親後陸瑤沒再吃過他的東西，蔣靖宸後來就不再買了。

再次看到這些小東西，陸瑤垂下眼眸，低聲道了謝。

「跟大表哥客氣什麼？」蔣靖宸抬手想摸摸她的腦袋，想到她的話，中途又收了回來，神情卻無比自然，「妳好好休養，大表哥改天再來看妳。」

陸鳴笑了笑，不客氣地打開紙包，抓了幾顆果脯丟進嘴裡，戲謔道：「下這麼大的雨，難得東西沒濕，大表哥不會是貼身放著的吧？」

蔣靖宸橫他一眼，「吃也堵不住你的嘴？」

見哥哥笑得曖昧，陸瑤有些煩，出口趕人，「快走吧你們！」

陸鳴嘖了一聲，揉了下她的腦袋，「沒大沒小，哥哥最近窮得很，沒給妳買東西，

下次給妳補個好的。」

陸瑤才不貪他那點東西，見他一副吊兒郎當的，忍不住道：「窮得都要賣畫了，還有錢給我買好東西？」

「過段時間是祖母的壽辰，若不是為了替她老人家備份像樣的生辰禮，我也不至於把妳的畫賣掉，好妹妹，妳就原諒哥哥這一次行嗎？哥哥都跟店家說好了，讓他替我多留一個月，等我籌到銀子就會把畫贖回來。」

陸瑤知道他說的是實話，上一世那些畫也確實被他贖了回來。

他是三房唯一的嫡子，每個月能領二十兩銀子，平日吃穿用度走的又都是公款，按理說不應該這麼窮，卻架不住他應酬多，每個月都要跟一群朋友去吃喝玩樂，他出手又大方，時不時還要給家裡的妹妹們買東西，一買就是好幾份，這才有些捉襟見肘。

想到他上一世為了籌銀子甚至跑去了賭坊，陸瑤的心沉甸甸的，她既然重活這一回，說什麼也不能讓哥哥再沾上這些。

看來，她有必要想個賺錢的法子。

他們走後，陸瑤就讓兮香將她藏錢的紫檀木小盒子拿了出來，裡面有兩張一百兩的銀票、五個小銀錠子。

在京城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方盤個店鋪得花不少錢，二百兩銀子根本就拿不出手，陸瑤頓時有些氣餒。

見她抱著盒子，長吁短歎的，兮香捂唇偷笑，「姑娘是想把錢借給少爺嗎？」

幾個丫鬟中數她最活潑，想到過不了幾日她就會慘死街頭，陸瑤心底有些發酸，既然回來了，這次她務必護好身邊的人。

陸瑤彎了彎唇，故作輕鬆道：「當然不是，借給他一準兒有去無回，我就是看看我還有多少家當。」她讓兮香將盒子收了起來，左右瞅了一眼，「蘭香呢？」

問完，她就想起來了，她落水時身邊是蘭香伺候著，雖然她是自個不小心才掉進湖裡，可看護主子不周的蘭香肯定要因此受罰，她記得蘭香不僅被罰了半年的月錢，還挨了二十下板子。

姑娘家細皮嫩肉的，二十板子下來差點要了她的命，這時候她應當仍在房間裡養傷。

陸瑤多少有些愧疚，想去看看蘭香，畢竟若是自己謹慎些也不會害她受罰。

芸香連忙攔了下來，她是陸瑤的大丫鬟，處事一貫沉著，「姑娘，使不得，外面還下著雨，妳才病了一場，若是受了寒，再有個頭疼腦熱的就不好了。」

她嘮叨的功力比蔣氏都厲害，陸瑤有些無奈，「我不去就是了，那妳把我那瓶金瘡藥給她拿去，讓她多休息兩天，等傷徹底好了再過來也不遲。」

芸香接住藥，屈了屈膝，「奴婢替蘭香謝過姑娘。」

主僕倆剛說完話，外面突然傳來一陣腳步聲，一身濕淋淋的魏雪馨衝了進來。

她長了一雙杏眼，俏臉如白裡透粉的桃花，聲音卻帶了一點焦急，「瑤妹妹，妳沒事吧？真是嚇死我了。」

她神情很真誠，上一世，陸瑤就被她冒雨而來感動得一塌糊塗，可現在知道她全

是裝的。

陸瑤勾了勾唇，臉上露出一個天真的笑，「馨姊姊，下這麼大的雨，妳怎麼來了？」她不是愛裝嗎？那自己就陪她玩玩！

第二章 與小人過招

來到陸瑤面前，魏雪馨臉上滿是擔憂，她那一雙杏眼眼底含淚時，顯得無比的楚楚可憐。

「聽大表哥說妳落了水，我實在擔心，就過來看看，瞧瑤妹妹短短兩天瘦成了什麼樣，身體可還難受？」

這演技，哪怕知道她是裝的，陸瑤也沒看出破綻來，不由暗道難怪自己上一世會輸在她手上。

「馨姊姊不必擔心，我沒事。」

隨魏雪馨後頭而來的，還有蔣靖宸的妹妹，蔣靜舒。

小丫頭今年十三歲，五官清秀，生性靦腆，儘管擔憂不已，見兩位表姊說話，只是安靜的在一旁待著，一雙大眼卻緊緊追隨著陸瑤。

陸瑤最是心疼她，自打舅母去後，就將她看成自己的親妹妹，前世她之所以同意嫁給大表哥，其實有一個原因就是護著蔣靜舒，奈何在蔣府那兩年，她卻鬱結於心，什麼事都懶得管，也沒能照顧好蔣靜舒，以至於讓她遭人算計，匆匆嫁了出去。

乍一看到她，陸瑤的眼淚差點滾出來，衝蔣靜舒招了招手。

小丫頭想像以前一樣靠到她懷裡，想到自己身上還濕著，才止住了腳步，只站在床邊，小聲道：「姊姊，我身上濕，害妳受了寒氣。」

本該喊表姊，因為打小跟陸瑤親近，她早將陸瑤當成親姊姊，也就這麼喊她。

陸瑤捏了捏她的鼻子，「知道會淋濕，還跑過來。」

「我擔心姊姊嘛。」蔣靜舒靦腆的笑了笑。

陸瑤彈了一下她的腦袋，扭頭吩咐兮香找兩身新衣服來讓她們換一下。

換了衣服，兩人身上都暖和不少，魏雪馨跟陸瑤身高差不多，穿陸瑤的衣服十分合身；蔣靜舒因為個頭矮小一些，穿起來稍顯寬鬆。

陸瑤替她挽了一下衣袖，「先湊合著穿一下吧，回家再換。」

蔣靜舒乖乖點頭，抿唇笑了一下，清秀的小臉上小酒窩一閃而過。

陸瑤喜歡看她笑，忍不住彎了彎唇，「快坐吧。」

她膚白勝雪，五官精緻，一雙眼睛好似會說話，笑起來動人得很，魏雪馨雖然也漂亮，可比起陸瑤總覺得少了點什麼，每次看到陸瑤無憂無慮的笑，魏雪馨心底都有些發酸。

她的目光也不受控制地落在梳妝台的首飾上。

她父親生前不過是個從五品翰林院侍講，家裡既不是名門望族，也不是新貴。

她七歲時，父母又遭遇了不測，因為姑姑子嗣艱辛，膝下只有一個兒子，便求了恩典，將她接到蔣府，她這才有了容身之處。

姑姑雖然不曾短了她吃穿，昂貴的首飾卻是想都別想，倒不是姑姑待她不好，畢

竟出身低，沒有母族可以依靠，嫁的又不是嫡長子，自己過得都艱難，所以即便對她再好，給她的東西也有限。

然而知道這些是一回事，想到陸瑤輕而易舉就擁有一切好東西，讓她怎麼不嫉恨？

魏雪馨不動聲色瞥了其中一支步搖一眼，笑盈盈誇了起來，「妹妹這個步搖真好看。」

這步搖是珍珠坊的老闆親手打造的，據說千金難求，是丁氏剛賞給陸瑤的。

陸瑤隨著她的目光落在鑲嵌著珠寶的蝴蝶步搖上，那蝶翅薄如蟬翼，珍珠色澤也很好，瞧著十分精緻。

往日魏雪馨但凡誇獎了什麼，陸瑤就會把東西給她，因為這個緣故，她得了不少好東西，上一世，陸瑤同樣大方地將步搖送給了魏雪馨，後來丁氏壽辰時，魏雪馨還特意戴在了頭上。

這步搖丁氏連嫡長孫女陸菲都沒捨得給，只贈給陸瑤，結果看到東西最後戴在魏雪馨頭上，心底什麼滋味可想而知。

只是知道陸瑤一貫心大，又是真心偏愛這孫女，丁氏雖然有些不得勁，卻也想東西送都送了，還能讓她要回來不成？也就睜隻眼閉隻眼了。

其實，府裡這麼多姊妹，陸瑤反而親近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魏雪馨，對一個外人這麼掏心掏肺的，丁氏看在眼裡，心底也絕不會樂意，陸瑤還是後來才想通這些。若魏雪馨是個知恩圖報的還好，偏偏是個蛇蠍心腸，重來一世，她自然不會再那麼傻。

陸瑤抿唇一笑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滿是被誇獎之後的愉悅，「確實很好看。」

見她沒像往常那樣說要送自己，魏雪馨微微一愣，笑容越發真誠，「這等工藝，也就妹妹有這個福氣戴。」

陸瑤的神情嚴肅起來，「話不能這麼說，姊姊頭上的簪子也很漂亮啊，依我看，姑娘家就該戴簡單點，我這步搖太華貴了。」她歎口氣，繼續道：「換成其他東西，只要姊姊喜歡，我就送妳了，這個步搖卻是祖母特意賞的，望馨姊姊體諒。」

魏雪馨頭上的簪子雖然也鑲嵌著珍珠，卻僅有一顆，色澤跟陸瑤的根本沒法比，聽了她的話，滿心的期待頓時化為失望，臉色也變得蒼白，「妹妹這是什麼話？難不成以為我在向妳討要嗎？」

她的眼淚頓時滾了下來，美人落淚，好不可憐。

陸瑤驚訝的瞪大眼，黑白分明的眸子滿是震驚，「馨姊姊說的這是什麼話？我怎麼會這麼想妳呢？在我心底早就把妳當成了親姊姊，不過是見妳喜歡這簪子，又不能給妳，心底有些難受，這才多解釋了一句。」

聞言，魏雪馨眼底的淚打了個轉，又硬生生收了回去，「讓瑤妹妹看笑話了，我不過是一時情急……」

陸瑤拍了拍她的手，笑得明媚動人，「跟我還解釋什麼？我知道妳沒有其他意思，咱們倆關係這麼好，可不興生疏了。」

魏雪馨笑了笑，隨後面不改色地轉移了話題，片刻後，不經意的問了一句，「菲

姊姊她們沒來嗎？」說完，她連忙捂住自己的嘴，柔聲細語道：「雨這麼大，她們不來也情有可原。」

陸瑤何嘗不知她這句意在挑撥。

上一世，正是聽了她這一句話，自己才多想的。

當年她落水，心底自然是害怕的，醒來這一天恰好下大雨，家裡姊妹嫌雨大沒過來，魏雪馨跟蔣靜舒卻來了，親疏立現，她也正是打這次起才真正將魏雪馨看成親姊妹。

仔細想想，她發現魏雪馨挑撥過不少次，可恨自己識人不清，一直被她玩弄於股掌。

這一世，才不再上當呢。

因為她知道姊妹們並非沒有關心她，昨天她落水後，大家便來過了。

陸瑤道：「昨天姊姊她們就來過了。」

見陸瑤不僅沒多想，反而替她們說好話，魏雪馨又道：「瞧我，這個時辰她們肯定在聽夫子授課吧？」

陸瑤斂了笑，「馨姊姊，這些話以後還是少說為妙，我相信姊姊的為人，知道妳絕不是存心挑撥，但是落到旁人耳裡，萬一以為姊姊是故意的，就不好了。」

魏雪馨臉上的笑有些僵，「妹妹這話什麼意思？」

她心底直打鼓，只覺得今天的陸瑤哪裡不一樣了，難道她發現了什麼？

陸瑤神情認真，「姊姊這麼聰明的人又豈會聽不懂？我是怕旁人誤會姊姊，才好心提醒一下，姊姊不會怪罪我吧？」

接連兩次都沒能達成目的，魏雪馨垂下了眼眸，「怎麼會？我知道妹妹是為我好。」

陸瑤沒再理她。

她好久不見表妹，著實想得慌，將蔣靜舒拉到跟前好生詢問了一番。

對這個表妹，陸瑤是打心底裡心疼，大舅母生她時落下了病根，沒幾年就去了，蔣靜舒一直很自責，小時候每次看到她怯生生的眼神，陸瑤心底就難受得慌。

尤其是繼室夫人入府後，沒多久就生了個女兒，有了親生的孩子，她對繼女自然不怎麼重視，表妹越發不愛說話，母親心疼她，時不時會將她接到府裡住一段時間，這也是她跟表妹關係為何這麼親近的原因。

望著蔣靜舒依賴的眼神，陸瑤在心底暗暗發誓，這一世一定要護好她。

一直到雨停，兩人才離去。

雨停後，其他幾個姊妹也過來了。

陸府一共五個姑娘，陸瑤排第三。

大姑娘陸菲是長房嫡女，二姑娘陸瓊是二房的庶女，四姑娘跟五姑娘同樣是長房所出，一個是嫡女，一個是庶女，分別叫陸蓉和陸琳。

陸菲今年十五歲，性格最穩重，是出了名的才女，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還作得一手好詩，早在十三歲時就奪了第一才女的稱號，京城眾貴女就沒有不羨慕她的。相反的，陸瑤卻不求上進，一讓她讀書就偷懶耍滑，若不是憑藉一手好畫藝，震懾了不少人，就衝她的學習態度早被人小瞧了去。

陸菲不僅有才華，心胸也一等一的好，儘管丁氏最偏愛陸瑤，她卻從未因此拈酸吃醋，一如既往的溫婉動人，見陸瑤醒了，她真心地鬆口氣，「瑤妹妹總算醒來了。」

陸蓉哼了一聲，漂亮的小臉上流露嘲諷，「只怕她還不想醒來呢。」

陸瑤仗著丁氏疼愛，不止一次以身體不舒服為由光明正大地翹課，陸蓉對她真是又羨慕又嫉恨，這次陸瑤落水，她也覺得陸瑤是故意的，好藉此逃掉課業。

陸菲瞪了她一眼，眼神有些嚴肅，「蓉蓉！不得胡說，快道歉！」

陸蓉嘟了下嘴巴，「我又沒說錯，幹麼讓我道歉？瞧姊姊這偏心樣，不知道的還以為她才是妳嫡親的妹妹呢！」

她脾氣一向大，最愛胡攪蠻纏，陸菲頭疼得很，望著陸瑤的目光滿是歉意。

陸蓉之所以不喜歡陸瑤是有原因的，她是長房嫡次女，自認比陸瑤高出一等，畢竟是她爹繼承了侯爺之位，掌管中饋的又是她娘，陸瑤不過是得了祖母的喜歡而已，就算她爹在朝中握有實權，她也不過是三房的嫡女，卻偏偏越過了陸瑤，她心底怎麼高興得起來？

除此之外，還有一個原因，外人提起陸府的姑娘，不是姊姊陸菲，就是被稱為「小畫聖」的陸瑤，根本沒幾個人想得到她。

陸菲不論多優秀，都是她的嫡親姊姊，陸瑤呢，不過是會作畫而已，偏偏被人捧得那麼高，搶了她的風頭，所以每次面對陸瑤時，她才動不動嘲諷。

可陸瑤也不是個軟柿子，被人欺負到頭上了還一味隱忍，時常將陸蓉諷刺得恨不得鑽地縫裡去，兩人的梁子也越結越下。

上一世，聽完陸蓉的嘲諷，陸瑤便反擊了回去，讓陸菲也有些下不來台。

然而這一次，望著陸菲歉意的目光，她忽然覺得以前的自己跟陸蓉一樣可笑。

陸菲一直對她不錯，她卻因為不待見陸蓉，對陸菲也親近不起來。

後來她跟陸蓉的矛盾越來越大，但凡同時出現，時常鬧得不歡而散，擱在自家鬧也就算了，有兩次還被外人看了笑話，祖母為這事沒少頭疼，偏偏她跟陸蓉一個比一個倔，讓其中一個低頭認錯簡直比登天還難。

不過有點小摩擦就鬧成這樣，當真有意思嗎？

陸瑤不想再跟她爭吵下去，但也不想縱著她，彎了彎唇，輕描淡寫道：「菲姊姊心善才對大家一視同仁，我們尚且記得菲姊姊的好，妳這個嫡親妹妹反倒不體諒？」

陸蓉恨得跳腳，「誰說我不體諒？妳少汗巖人。」

陸瑤但笑不語。

陸蓉看了看她，又看了姊姊一眼，氣得跺了跺腳，哼了一聲，閉上了嘴巴。

接下來兩日，陸瑤一直留在竹林軒養病，丁氏特許她不用請安，她每日睡到自然醒，不用讀書，也不用學女紅，簡直不能更逍遙。

陸瑤倒沒有一直閒著，這兩天她一直想著做生意的事，雖說他們兄妹不是真正缺

錢，可為了避免前世哥哥沾染上賭博一事，她覺得此事儘快提上日程也好，再說手上多點銀子絕對不是壞事。

至於要做什麼生意，她都想好了。

人人都知道她畫得一手好畫，可其實比起作畫，她更愛製香，小小年紀就練就了識香辨人的本領，長大後調出的香不僅色澤好看，味道更是沁人心脾，尤其是待在蔣府的那兩年，她調出的香連一些老師傅都自歎弗如，不少貴女找她討要。這事她一直瞞著母親，畢竟真正的大家閨秀哪有專門鑽研這個的，被母親知道了，少不得要受數落。

其實，時下對調香很是追捧，不少貴女家裡都請了師傅專門教導，鎮北侯府也是一等一的世家，自然也請了，不過調香不過是討個雅興，真拿它當做本領只會被人當笑話看。

陸瑤因為喜歡這門手藝，是除了陸菲外學得最用心的，她也有天賦，旁的人能識出三種味道時，她已經識別出了七種。

有天賦不利用才傻，所以這一世，她想開個香品鋪子，上一世她研製的香丸貴女們就喜歡不已，她不信沒人來買，只是開鋪子的本錢還沒著落。

正在她愁眉苦臉時，芸香走了進來，「姑娘，今日還是早點休息吧，明天就得要去給老夫人請安，可不能起晚了。」

陸瑤歎口氣，點了點頭，「好吧。」

丫鬟們魚貫而入，一個端著剛打好的溫水，一個拿著潔面用的油膏，還有一個拿著乾淨的布巾。

陸瑤喜歡親自動手洗臉，取了油膏便認真清洗起來。

洗完臉，她坐在梳妝台前用香膏抹臉，這香膏是她用麻油、香料以及鮮花等配製而成，添加最多的是薔薇花油，抹到臉上後，一股淡淡的薔薇花香撲鼻而來，好聞得緊。

她閉上眼睛，愜意地嗅了一下。

芸香將香膏收了起來，眼睛不由落在陸瑤的側臉上，只覺得自家姑娘真是越長越漂亮，連這皮膚都比旁人細膩光滑，難怪表少爺落在她身上的目光越來越移不開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陸瑤就被芸香喊了起來。

經過兩天充分休息，她已經好得差不多了，一打扮好就和丫鬟們前去請安。

祥木堂內，一個滿頭銀髮的老婦人坐在木榻上，她一身簡單的服裝，頭髮全盤了起來，戴著一個抹額，略顯渾濁的雙目透著一絲睿智，正是陸瑤的嫡親祖母丁氏。見陸瑤走了進來，她便招手喚道：「瑤瑤，快到祖母跟前來。」

陸瑤跑過去一頭紮進了她懷裡，抱住她的腰蹭了蹭，「祖母，我好想您。」

今日是她重生後第一次見到祖母，想到自己嫁入蔣府後，祖母的身體越發不好，有一次病情之凶險，差點撒手人寰，雖然最後祖母挺了過來，太醫卻說，以她的身體只怕沒幾年活頭了。

那個時候陸瑤才知道，最近幾年祖母時常頭疼，不過是怕底下人擔心，才一直瞞

著。

想起這段往事，陸瑤的眼淚不受控制的落了下來。

「傻丫頭，怎麼哭起來了？」丁氏的聲音極為和藹。

小丫頭哭得梨花帶雨，抽搭著說不出話。

見她越哭越傷心，丁氏的心都要碎了，「是不是落水時嚇壞了？昨天我就想過去看看妳，奈何被雨勢絆住了腳，快別哭了，有什麼事就跟祖母說，妳這一哭，不是要我的命嗎？」

丁氏是真心疼她，眼底也含了淚。

「祖母，您別哭，我是因為夢到您三天兩頭的頭疼，心底難受，您是不是真頭疼了啊？要是不舒服，一定要告訴我們才行，不能總瞞著。」

丁氏心底咯噔一下，不動聲色地掃了一眼她的大丫鬟竹心，見竹心輕輕搖了搖頭，她心中稍定，只當是孫女真作了夢，哄道：「祖母一切都好，瑤瑤不擔心。」她平日裡一向嚴肅，也就陸瑤打小喜歡親近她，祖母倆的感情向來深厚，丁氏還以為小丫頭是太過惦記她，才夢到了此事。

眼下祖母才剛開始頭疼，若是請名醫醫治，這幾年再好好照料著，未必養不好，陸瑤才慢慢止住了淚，「不讓我哭也行，祖母必須得找大夫認真瞧一下，要好好注意身體才行。」

丁氏忙不迭地點頭，「好好好，祖母明天就請個大夫來。」她眼底滿是慈祥的愛意，點了一下陸瑤的額頭，「這麼大了，還跟小時候一樣愛哭，羞不羞？」

陸瑤臉頰微燙，嘟囔道：「我又沒到外人跟前哭，祖母難道還嫌棄我不成？」

丁氏臉上滿是笑，慢悠悠逗她，「再嫌棄也是自家孫女，我能怎麼辦？」

陸瑤忍不住笑了，「賣掉吧，還能換錢。」

丁氏可捨不得，陸瑤剛剛掉下來的淚珠將她胸前的衣服都弄濕了，也沒見她嫌棄，若是被外人瞧見她這副惹人憐愛的模樣，一準兒瞪大眼睛。

她精明能幹，嚴於律己，旁人對她也是敬畏居多，當初老侯爺攻打北戎下落不明時，就是她一個婦人撐起了偌大的侯府；有人想要嫁禍老侯爺通敵時，也是她提前發現異常，控制住了情況，連當今聖上都讚她一句巾幗不讓鬚眉。

丁氏摸了摸她的小腦袋，眼神十分柔和。

祖孫倆正親熱著，秦氏帶著陸菲她們來到了祥木堂。

見陸瑤賴在丁氏懷裡，陸蓉撇了撇唇，擺明了瞧不上眼。

二房緊跟著到了，二老爺是庶子，不是丁氏親生的，因為這個緣故，二房一向沒什麼底氣，二夫人鄭氏請完安便站到了一旁。

秦氏請完安，便上前握住了陸瑤的手，笑道：「妳這丫頭總算好了，這次一落水，可把妳祖母擔心壞了。」嘴上說著關心的話，可她還是心酸，怨丁氏偏心。

陸瑤低下頭，乖乖認錯，「都是我不好，害祖母擔心了。」

秦氏是寧國公府的嫡長女，樣貌、身世、才情無一不出眾，嫁給鎮北侯府的嫡長子，她本以為日後會萬事順遂，誰料夫君單是寵愛的妾室就有兩個，反倒是小叔自打成親後，身邊就只有蔣氏一人，她活得竟比自己舒坦，秦氏怎能不嫉妒？

偏偏老夫人最疼的又是陸瑤，自己的大女兒明明那般出色，也沒見她當眼珠子護著。

但即使心中有怨，秦氏也不敢顯露出來，她對蔣氏和陸瑤的厭惡一直掩飾得很好，頂多只是不動聲色地上上眼藥。

她眼眸含了關切，往丁氏身上一掃，「娘的衣服怎麼濕了？」問完，便掃了丫鬟婆子一眼，「一個個就是這麼伺候的？」

丁氏揮了揮手，淡淡道：「別大驚小怪的，就這點，一會兒就乾了。」

老大媳婦不過借題發揮針對瑤丫頭罷了，丁氏心知肚明。

請完安，大家各自離去，丁氏特意留了陸瑤跟幾個孫女一起在祥木堂吃飯。

祥木堂難得如此熱鬧，丁氏臉上一直掛著笑容。

見陸瑤還有些體虛，丁氏又准了她再多休息兩日。

陸瑤高興不已，她正好打算明天出去一趟，這自然得向蔣氏通報一下。

晚上一起吃飯時，陸瑤跟蔣氏說了要外出的事，她的藉口是想替祖母挑選生辰禮。其實生辰禮她早備好了，不過是想給祖母一個驚喜才一直瞞著，連母親都沒說。

「身體剛好就想著往外跑？」蔣氏的眉頭微微蹙了起來。

「娘，我真的沒事了，一直在家悶著，您也不怕把我悶出病來，我只是想去珍珠坊逛一逛而已，若是店裡沒有好東西我立馬回來，行嗎？」

蔣氏不想心軟。

「娘，您就准了吧。」陸瑤抱著她的胳膊不停地晃。

蔣氏被晃得有些暈，「妳讓我想想。」

見她鬆了口，陸瑤趁勝追擊地撒嬌。

蔣氏一向疼她，沒一會兒就妥協了，「一個時辰必須回來。」

陸瑤在她臉上親了一口，笑嘻嘻道：「我就知道娘最好了。」

蔣氏推了一下她的腦袋，「多大的人了，還這麼不穩重。」

「再大，也是您女兒呀。」說完，陸瑤就興奮地跑回自己屋子，「我還有事，先回屋了，改天再陪娘說話。」

跑得這麼快，哪兒還有虛弱的模樣？

蔣氏都想立馬將她扭送到夫子那裡去。

陸瑤回到屋，就將自己不太用的首飾挑出來幾件，其中有兩件分別是鑲金穿花戲珠步搖、玲瓏點翠草頭蟲鑲珠銀簪，都是珍珠坊前年最流行的款式，每一副都價值千金。

陸瑤也清楚現在要賣掉，自然會貶值，可她也沒有更好的法子，選好後便讓芸香單獨收了起來。

「姑娘這是要做什麼？」

以後想製香賣錢，很多事都得親力親為，肯定瞞不過身邊的人，陸瑤實話實說道：

「拿去賣掉。」

芸香愣了愣，想到丁氏的生辰禮花了不少銀子，只當她缺錢了，「姑娘再缺錢，也不能賣首飾啊，這些以後可都是姑娘的嫁妝。」

陸瑤不在意的擺手，「放著也是放著，我也戴不完，與其被魏雪馨惦記，還不如賣掉換錢呢。」

聽完這話，芸香眼眸微動。

她本就不喜歡魏雪馨，覺得她小小年紀，太過有心機。

之前陸瑤時不時送魏雪馨東西，芸香就勸過，現在見姑娘終於想通了，她不僅沒再阻攔，眼底也多了絲欣慰。

陸瑤將她的神情看在眼里，叮囑道：「這事誰都不許洩露出去，知道嗎？」

芸香點點頭，「姑娘是需要用錢嗎？若是不夠，奴婢那裡還有些。」

芸香還有父母需要奉養，陸瑤自然沒臉拿她的錢，想了想，還是解釋了一下，「用不著，我想開個鋪子，能盤下一個店就行。」

芸香吃驚不已，「開鋪子？」

「嗯，妳瞧哥哥沒錢時的憋屈樣，我可不想混成他那樣。」

「老夫人跟夫人如此疼您，還能短了您的吃穿用度不成？姑娘怎麼突然想開鋪子？」

大夏雖然不歧視商人，也沒有哪個大家閨秀跑去開鋪子的，芸香儘管沉穩，也被她的話嚇住了。

「這事妳知道就行，我已經打定了主意，妳們若是還把我當主子，就聽我的，不許質疑。」

見她態度堅決，芸香沒敢再勸。

陸瑤之所以有這麼強烈的賺錢慾望，不過是見了蔣靜舒成親後所過的苦日子，被嚇到了。

上一世，蔣靜舒嫁的雖然是個探花郎，那男人人品卻一般，還是個窮小子，這樁親事也是他靠算計得來的，就是瞧中了蔣靜舒性格溫順好拿捏。

搬到京城後，他連府邸都買不起，蔣靖宸雖然幫扶不少，卻不知道他們究竟窮到什麼地步。

成親沒多久，他就掏空了蔣靜舒的嫁妝，因為怕花銀子，大冬天的屋裡連炭火都捨不得生，陸瑤過去探望時，才發現蔣靜舒的手滿是凍瘡。

每次回想起那一幕，陸瑤就覺得心酸。

這一世，她一定要多賺錢，身上沒有銀子，才什麼都要算計，魏雪馨不就是這樣嗎？

第三章 找姊妹合夥

第二天，陸瑤就帶著芸香她們出了門。

快到珍珠坊時，車夫拉了一下韁繩，將車子停下來。

陸瑤掀開簾子，朝前看了一眼，「怎麼停下了？」

芸香去前面看了看，回道：「姑娘，襄王班師回朝了，剛進京城，前面都是圍觀的百姓，擋住了路。」

襄王是皇上一母同胞的弟弟，十四歲就上了戰場，十年下來戰功赫赫。

卻也有人說，他手段殘忍，在戰場上徒手就能捏碎敵人的腦袋，令人聞風喪膽。

正因為這個緣故，他才在十幾歲時就有了玉面閻王的稱號，京城眾貴女但凡提起他都會忍不住打哆嗦。

前幾年邊境不太平，他自動請纓去了燕南關，一待便是多年。

陸瑤記得襄王這次之所以回來，是為了探望病重的太后。

太后其實是裝的，由於兒子二十四歲了，身邊還沒個知冷知熱的，她心疼得慌，見他遲遲不回京，無奈之下才裝病，夥同皇上將他騙了回來。

襄王離開京城時，陸瑤才四歲，早忘記他長什麼樣了，聽說他回來了，陸瑤也有些好奇，想瞧瞧玉面閻王究竟有多嚇人——小時候她娘見她不聽話，就拿襄王嚇過她。

陸瑤掀開簾子，滿懷好奇地下了車。

「姑娘，您怎麼下車了？」

陸瑤彎了彎唇，笑咪咪道：「也不知道需要等多久，反正也沒多遠了，咱們走著去吧。」

她一向說一不二，芸香勸不住，只得跟了上去。

陸瑤這次出來帶了三個丫鬟、兩個婆子，一行人朝珍珠坊走去，人群裡突然有人喊了一聲——

「襄王到了！」

陸瑤眼睛頓時亮了，拉住芸香和兮香擠進了人群中，「咱們也瞧瞧去！」

她身材嬌小，成功地擠到了前面，果然見一隊人馬朝這邊走過來，隊伍最前方的男人騎著一匹白馬，他身材高大，五官俊美，整個人威風凜凜，恍若戰神。

這人正是襄王沈封寒。

陸瑤從未見過這麼俊美的男人，不由屏住了呼吸。

周圍一陣吸氣聲，「襄王竟然如此好看！」

「只怕天上的神仙也不過如此吧？難怪被稱為玉面將軍。」

「什麼玉面將軍？是玉面閻王！」

「噓，你小點聲，不要命啦！」

聽到眾人的議論，兮香同樣好奇得很，她個頭矮，踮著腳尖總算看到了些，驚鴻一瞥後，整個人都癡了。喃喃道：「原來襄王長成這樣，果然俊極了。」

襄王確實極為俊美，他五官立體，眼神深邃，一顧一盼就能迷走不少小姑娘。

陸瑤回頭瞥了她一眼，眼神帶了點警告，「當心禍從口出。」

自家姑娘極少發脾氣，但一板起臉來格外嚇人，兮香連忙捂住嘴巴，眼睛不自覺瞪得圓溜溜的，看上去有點可憐巴巴的。

陸瑤給了她一個隨後再收拾她的眼神，兮香的小臉頓時蔫了。

上一世兮香之所以慘死街頭，就是因為口無遮攔，說什麼襄王俊得很，莫怪引人愛慕之類的話，結果被清河長公主的女兒薛如珍聽了去。

薛如珍打小就敬愛襄王，又豈容一個丫鬟惦記他，所以活生生打死了她。

自家丫頭因為一句話便慘死街頭，回憶起此事，陸瑤便恨得心肝疼，再瞧向襄王時，水潤的大眼多了一絲複雜。

沈封寒敏銳得很，察覺到她的目光，漆黑的眼眸瞥了過來。

他眼神鋒利，恍若帶刺，乍一對上他的目光，陸瑤的心便怦怦跳了起來，慌亂地移開了視線，想到自己又沒做什麼，她才硬著頭皮又瞄了他一眼。

她一雙眼眸盈盈似秋水，乾淨明媚，瞄這一眼神情格外動人，恍若剛剛那個張牙舞爪瞪人的小貓兒不是她。

沈封寒的視線在她臉上停留一瞬，莫名覺得這小丫頭有些眼熟，見她身後跟著幾個丫鬟婆子，想來身分不低，應該是以以前在宮宴上見過，這才淡淡移開視線。兮香悄悄拉了拉陸瑤的衣袖，嘀咕道：「姑娘，剛剛襄王是在看我們嗎？眼神真嚇人。」

陸瑤又瞪她一眼，兮香吐了吐舌，這下徹底不敢開口說話了。

陸瑤沒再多理沈封寒，帶著一行人去了珍珠坊。

珍珠坊的首飾在京城極受追捧，也就如意坊可以跟它競爭。

珍珠坊只賣新打造出的精品，注重口碑，如意坊賣的東西卻比較雜，也會收購一些舊首飾，沒人知道，珍珠坊跟如意坊的東家其實是同個人。

陸瑤來過珍珠坊不少次，掌櫃自然認識她，見她來了店裡，便親自迎了上來。他五官端正，瞧著極為忠厚，其實是出了名的老狐狸，沒有他，珍珠坊的生意絕不會如此好。

他拱了拱手，笑道：「陸三姑娘您來的正是時候，店裡正好新出了幾款首飾，原打算派人通知您呢，結果您就到了，您若感興趣，我帶您去看看。」

陸瑤點點頭，笑道：「好啊。」她看了嬖嬖一眼，摸了摸下巴，「我估計要逛一段時間，嬖嬖們去喝個茶吧，等會兒我看完，讓兮香去喊妳們。」

她們是蔣氏身邊的人，今日她要辦的事自然不能讓她們知道，所以有意支開她們。張嬖嬖道：「這怎麼行？主子在這兒，奴婢怎能去休息？」

清楚姑娘是不耐煩她們老婆子陪著，秦嬖嬖笑著拉了拉她的胳膊，「姑娘的一番好意，老奴們心領了，謝姑娘體諒，那老奴們就過去了。」

「哎，不是……」張嬖嬖還想再說，卻被秦嬖嬖拉走了。

陸瑤彎了彎唇，衝掌櫃笑道：「何掌櫃，我今日來並非要買首飾，能借一步說話嗎？」

二樓也有不少首飾，且都是精品，真正的貴客基本會被迎到二樓，這個時間店裡沒什麼人，何掌櫃便帶著她們來到二樓的雅間。

陸瑤讓其他人在門外守著，帶著芸香跟兮香走進去。

何掌櫃禮貌地問：「不知陸三姑娘想說什麼？」

陸瑤沒客套，笑道：「我記得，如意坊的首飾除了嶄新的，也會向人收購舊珠寶轉售，我對如意坊的掌櫃不熟，聽說他是你的侄子，便來了此處，何掌櫃不會怪我打擾吧？」

如意坊的掌櫃確實是他的親侄子，知道這事的人不多，但想到她出身鎮北侯府，肯定有自己的消息來源。何掌櫃笑了笑，「怎麼會？陸三姑娘能來是貴店的榮幸。」

「珍珠坊的生意之所以蒸蒸日上，何掌櫃絕對功不可沒。」陸瑤勾唇一笑，聲音

清脆動聽，「我這裡有幾款首飾，不知道何掌櫃是否有意收下？」

何掌櫃眼底這才閃過一抹驚訝，鎮北侯府是一等一的世家，誰不知道陸老夫人最疼這個孫女，好端端的，怎麼陸三姑娘就到了變賣首飾的地步？

儘管驚訝了一瞬，他仍很快淡定下來。

依陸三姑娘的身分，她手裡的首飾絕對是好東西，他自然願意收，哪怕是在繁華的京城，也有不少人家買不起昂貴的新品，為了在宴會上撐起門面，不少人會到如意坊買這些中古品。只要東西好，就不怕賣不出去。

「不知道陸三姑娘想出售哪幾件？」

陸瑤擺了擺手，芸香跟兮香得了命令，便將首飾拿了出來。

桌上的首飾有三件都是珍珠坊的上品，見她竟捨得拿出來賣。

何掌櫃笑咪咪道：「陸三姑娘，在商言商，您也清楚，這首飾雖然都是極好的，價格終究比不上嶄新的。」

「這個我自然清楚，何掌櫃先報一下價吧，若是滿意我就賣，不行，我還可以去其他地方。」

「姑娘覺得給您半價如何？」

珍珠坊的上品每款都不超過十樣，個個價值連城，有錢沒門路的同樣買不到，所以這三樣首飾，但凡出售就絕對有人搶著買，連陸蓉都曾買過轉手的首飾，半價對陸瑤來說著實低了點。

「這兩件半價可以，珍珠坊所出的這三件，需要再高一成。」

見她一本正經的討價還價，何掌櫃有些好笑，「陸三姑娘還在乎這點小錢嗎？」

陸瑤笑得狡黠，一雙大眼十分靈動，「不在乎我也不會拿來換錢了，這人活著還是手裡有銀子比較實在，何掌櫃若能接受，以後我就還來你店裡。」

她眉目如畫，一張小臉只有巴掌大，猶如落入塵間的仙子，語氣卻老氣橫秋得很，活像個故意裝大人的孩童。

何掌櫃有些忍俊不禁，「行，就衝陸三姑娘這句以後還來。」他拿起了算盤，每款首飾值多少錢，他心算門兒清，不過是算給陸瑤看罷了。

普通的那兩件值二百兩，珍珠坊的這三件共一千二百兩，一共是一千四百兩，何掌櫃直接將銀票拿了出來。

見他這麼爽快，陸瑤笑得眉眼彎彎的，「何掌櫃果然是個爽快人，就衝你這麼爽快，以後有需要我只找你。」

何掌櫃不由啞然失笑。

臨走前，陸瑤又交代了一句，「我來交易的事，還請何掌櫃幫我隱瞞一下。」

「陸三姑娘儘管放心，本店雖然不大，卻最講信譽，絕不會洩露賣家的消息。」

陸瑤點了點頭，甚是滿意，其實她之所以選這個地方，就是看中了何掌櫃的人品。身上有錢，一下子就有了底氣，她的唇微微翹了起來。

望著小姑娘明媚的笑臉，何掌櫃也笑了，親自將她送出了店鋪。

見陸瑤出來，兩個嬾嬾連忙從一旁的茶館走了出來。

趕在她們來到前，陸瑤小聲吩咐道：「芸香姊姊，妳去打聽一下哪裡有地段好的

店舖正在出售，喬裝打扮一下，別暴露了行蹤。」

難怪姑娘出門前特意交代她帶上化妝用的東西，兮香將東西遞給芸香，烏黑的大眼亮晶晶的，也想跟著一道去。

陸瑤瞪了她一眼，「妳跟我回去。」

兮香於是蔫巴巴地跟在了她身後。

一行人很快到了家。

回到自己院子，陸瑤便對兮香耳提面命了一番，最後再三警告道：「我可不是嚇唬妳，妳的那些話若被襄王聽了去，說不準一把就掐死妳了，妄議皇族，誰給妳的膽子？」

兮香這才有些怕了，連連保證道：「姑娘，我以後一定三思而後言！」

陸瑤朝她擺了擺手，暫時放過了妳。

芸香很快便回來了，還帶了陸瑤愛吃的藕粉桂花蒸糕。

平日裡陸瑤沒少賞她東西，芸香是個知恩的，偶爾也會帶回來一些吃食，雖然不貴重，卻是一番心意。

陸瑤見了糕點，眼睛一下亮了，巴巴地湊上去，連舖子的事也拋之腦後了，「芸香姊姊，妳最好了！」

芸香將糕點盒子仔細地放在桌子上，見姑娘很是歡喜，她眼底也多了一點笑意，「恰好路過就買了，姑娘趁熱吃吧，剛蒸好的。」

陸瑤招呼大家，笑容明媚，「來來來，一起吃，先說好啊，妳們一人只許吃一塊，剩下的三塊全是我的。」她一副護食的模樣。

兮香連連點頭，口水都快流下來，眼巴巴地瞅著陸瑤，「姑娘快吃吧。」

芸香忍俊不禁。

一塊塊蒸糕擺得十分整齊，瞧著讓人食指大動，陸瑤率先拿了一塊，入口後綿軟香甜，味道十分正宗。

見她咬了一口，兮香也迫不及待拿了一塊，兩人吃得津津有味，兩張小臉滿是幸福。

好東西分享著吃果然比一個人吃更有味道，陸瑤一口氣吃了三塊，肚子都快飽了。吃飽喝足，她才想起店舖的事兒，懶洋洋地倚在太師椅上，神情懶散，「打聽得怎麼樣了？」

芸香將幾條最繁華的街道都跑了一遍，得知只有兩個店舖在出售，一家在南羅街上，一家在中元街，中元街道路寬敞，位置相對好一些，兩旁有不少酒樓和書鋪，人潮也很大，不過價格貴了不少，一個兩層樓的店舖盤下來得八百兩銀子，價格低的也得六百兩。

「怎麼這麼貴？」

陸瑤記得一個很不錯的宅子也不過五百兩銀子，想不到一個舖子竟然如此貴？她剛剛還覺得自己很有錢，此刻想到還要花銀子請人，買各種香料，以及製香的宅子，不由有些氣餒。

這麼一算，手裡的銀錢還是有些緊巴巴的。

陸瑤唉聲歎氣好不苦惱，總不能再去賣首飾啊，都已經賣了五件，再賣的話，少了這麼多件很容易露出馬腳，她可不想被娘發現。

想到她娘的陪嫁有不少鋪子，陸瑤心癢癢的，好想向她討一間，但是也只是想想。不然找人合夥？家裡的姊妹首先就被她排除掉了，這事必須瞞著家人才行。

她倒是有兩個關係很親密的手帕交，一個是安順侯府的嫡長女安欣，一個是林閣老的小孫女林月彤，不如把她們拉入夥？

林月彤的幾個舅舅就是經商的，她如果能加入，不僅有了資金，還有了進貨的管道，簡直是一舉兩得。

陸瑤眼睛亮了亮，剛有了這個念頭，竹香便走了進來。

「姑娘，林姑娘跟安姑娘來看您了，現在在大廳候著。」

「還通報什麼？快讓她們進來啊，算了，我自己過去吧。」

陸瑤起身，今天她上身著了一件草綠色鑲著白邊的夾襖，下身是月白色繡蝴蝶的長裙，隨著她的走動，蝴蝶翩翩起舞，越靠近，她的腳步也越快，遠遠瞧著活像一隻展翅欲飛的蝴蝶。

「妳們倆來就來了，怎麼不直接去找我？」

林月彤同樣十四歲，是個豪爽的性子，見她跑過來，連忙站了起來，「通報一聲顯得我們守禮嘛，妳怎麼直接跑到這裡了？身體沒事了？」

安欣性格柔和一些，見陸瑤面色紅潤，完全沒有生病的虛弱，心底的擔憂才散去。

陸瑤握住她們倆的手，笑盈盈道：「我這身體能有什麼事？正想著妳們，妳們倆就來了，快坐下說，芸香姊姊妳去門口守著。」

聽到她的吩咐，兩人面面相覷，總覺得這丫頭又在算計什麼事。

除了宮裡的公主們，京城的貴女圈劃分成兩大派，一派以丞相之女衛寧紫為首，另一派便是陸瑤她們，兩派人馬打小就爭鬥無數，陸瑤沒少出主意明裡暗裡坑對方，見她又這副神情，林月彤有些興奮。

「什麼事兒這麼神神祕祕的？」

陸瑤眼睛同樣亮晶晶的，「當然是好事。」

她也沒廢話，直接跟她們說起了鋪子的事，問她們想不想加入。

林月彤心思活絡，腦筋立馬轉了起來，雖說鋪子有賠有賺，若是經營好了，在京城這個貴人如雲的地方，絕對能賺上一筆。

她外祖母是杭州人，舅舅們在杭州賺了那麼多銀子，還想著在京城開店，她一直羨慕得很，怎麼就沒想到可以自己開鋪子？

林月彤連問開什麼店都沒有，就興奮不已，「算我一個。」

她手裡也時常沒銀子，若有賺錢的法子，她當然願意了。

安欣的眉頭卻蹙了起來，她年長一歲，多了分沉穩，「瑤瑤，妳怎麼突然想開鋪子？」

陸瑤答道：「就是想賺點錢花，等我們成了親，肯定有不少陪嫁鋪子，提前學會了經營，到時候也不至於兩眼一抹黑，我覺得挺好的，欣姊姊要不要加入？」

安欣跟陸瑤一樣出身侯府，打小過的便是錦衣玉食的生活，根本就沒為吃穿發愁

過。

商人的地位雖然不至於讓人瞧不起，但終究比起當官的低了一等。她三嫂子就因為出身商戶不太得祖母的喜愛，見陸瑤竟然想經商，安欣心底多少有些不贊同，

「妳一個小姑娘，怎麼突然想起了這個？也不怕壞了名聲。」

林月彤可不認同這話，瞪了瞪眼，「欣姊姊，妳這麼說可就不對了，妳娘手裡還有不少鋪子呢，難道也壞了名聲嗎？」

安欣被噎了一下，「那是她的陪嫁，她又沒拿這個討飯吃。」

「討飯吃怎麼了？又沒偷沒搶，同樣是憑藉自己的雙手賺來的，難道非要出來當官臉上才有光嗎？同樣是一個鼻子兩個眼睛，誰也沒比誰高貴多少。」她擺明了替她舅舅委屈呢。

見她臉色難看，安欣有些急了，「我沒有瞧不起商人的意思，我還不是怕妳們被人說閒話嗎。」

陸瑤摩挲一下手上的玉鐲，笑著說：「欣姊姊別急，我知道妳是為了我們好，不過彤彤說的對，靠自己的本領賺錢有什麼不好的？再說了，我也沒想鬧得人盡皆知，悶聲發大財才是正理，家裡的姊妹我都瞞著，只跟妳們倆說了。妳如果想加入，我們歡迎，如果不想加入，我們也不勉強，妳幫我們保密就行。」

她能理解安欣的想法，換成前世那個十四歲衣食無憂的自己，也未必有興趣開鋪子。

聽她這麼說，安欣鬆口氣，「妳們放心吧，我絕不會往外說的；彤妹妹，我剛剛真沒其他意思。」

林月彤也沒真生氣，這麼多年的姊妹，她當然瞭解安欣，扭頭對安欣道：「我那話也沒什麼意思，妳別放心上，雖然我舅舅每年都給我不少錢，但是我覺得，花他們的錢哪有花自己賺的舒坦。」

這話就跟她已經賺到了似的。

陸瑤失笑搖頭，「那我晚上擬個章程出來，讓人先找找地方，到時再商量具體的。」

林月彤痛快道：「行！一切聽妳的，腦力活我不行，但是缺銀子了儘管找我。」

她剛從杭州探親回來，現在正是有錢的時候，不過她也能花得很，保不齊什麼時候就沒了，她打算等會兒一到家，就讓貼身丫鬟將自己的小金庫先給陸瑤拿過來，免得拖久了都花光了。

兩人沒有多待，很快就離開了。

林月彤是個心大的主，什麼都沒問，就直接把銀子送了過來，看到盒子裡窩著六張一千兩的銀票，陸瑤倒抽一口涼氣，心跳都快停止跳動了，這丫頭也忒財大氣粗了！

以為她嫌少，林月彤的丫鬟連忙道：「陸三姑娘，我家姑娘說了，若是不夠，她會再想辦法，您別急。」

她這哪是著急？一聽這丫鬟的話，陸瑤就清楚，林月彤肯定不清楚當下的物價，六千兩單鋪子就能買十來間，她們只開一家店當然足夠，不然就多開幾家？

陸瑤心跳有些快，伸手敲了敲書桌，越想越心動，「暫時這麼多就行，妳告訴妳

家姑娘，她入的這些錢算本金，等賺了銀子會還給她，賺的紅利我和她分成……算了，我晚上去找她一趟吧。」

她其實想現在去，可她還有事。

她腦海裡剛轉過魏雪馨的事兒，竹香便走了進來。

竹香瞧了一眼陸瑤的神色，斟酌道：「姑娘，我聽長平侯府的丫鬟說魏姑娘前兩天從咱們這回去後就病倒了，這兩天又加重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上次淋了雨的緣故。姑娘要去看看她嗎？」

蔣靜舒身體比她嬌弱都沒有病倒，她反倒病倒了，要說其中沒有貓膩，陸瑤自然不信。

陸瑤勾了下唇，眼底冷意一閃而過，「當然得去了。」

她望著竹香，笑盈盈地摸了摸下巴，「妳消息倒挺靈通的。」

竹香心中一緊，抬頭怯怯看了陸瑤一眼，「奴婢去街上幫您買筆墨時，碰巧遇到了長平侯府的烏梅姊姊。」

「下去吧，沒有責怪妳的意思。」

竹香這才鬆口氣。

陸瑤跟母親說了一聲，便去了長平侯府。

聽到魏雪馨是因前來探望陸瑤才病倒的，蔣氏讓她帶了不少補品過去，出發前，陸瑤對芸香道：「將那兩支百年老參留下，帶上其他的就行。」

芸香眼眸波動，總覺得自打病了一場，姑娘對魏姑娘的態度有些讓人捉摸不透。兮香小聲驚呼了一下，「姑娘，您難道想把人參賣掉？」

陸瑤斜了她一眼，「姑娘我至於連兩支老參都惦記嗎？」

她不過是不想再把好東西白白往魏雪馨那裡送罷了，她重生可不是為了再次讓她吸乾血，每次回憶起死前的痛苦，陸瑤都恨不得親手除掉她，卻又不想因她髒了自己的手。

魏雪馨一向心比天高，讓她失去一切才是最大的懲罰，該討回來的，總有一天她會討回來，時間還很長，不是嗎？

上車前，陸瑤又叮囑了一句，「妳們兩個留意著點竹香，重要的事別讓她接觸，尤其是這次做生意的事。」

兮香愣了愣，乖乖點頭，私下卻悄悄跟芸香說：「芸香姊姊，難道竹香姊姊有問題嗎？」

「姑娘既然這麼說了，自有她的道理，妳嘴巴緊一點，別壞了姑娘的事兒。」

兮香懵懂點頭，「哦。」

長平侯府，菊雲閣。

魏雪馨正斜靠在床上休息，整個人懶洋洋的，明明生著病，卻有種悠閒自在之感，「我生病的消息傳過去了？」

她聲音沙啞得恰到好處，既不難聽，又讓人心疼，魏雪馨對這個效果極為滿意。

冬梅伸手拉一下被子，「傳過去了，陸三姑娘已經快要到府裡了。」

魏雪馨點點頭，「把鏡子拿來，我再瞧瞧我的臉色。」

為了生病，她洗了兩次涼水澡，總算起了熱，臉色雖憔悴，卻不減美態，她又換了一身素雅的衣服，襯得她越發動人，這才終於滿意，「書院那邊有信兒沒？」

「世子已經坐車回來了。」

她病倒的事，蔣靖宸自然知道，因礙著男女有別，就沒請假，今天正趕上下午休息半日，知道陸瑤要過來，他便也回來了。

想到他對陸瑤的重視，魏雪馨眼底泛起一層寒意，半晌才扯了扯唇，鹿死誰手，還不好說，她再得他的喜歡又如何？誰也不能保證以後。

Crescent Family